联 合 国 CCPR/C/112/D/1773/2008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14 January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1773/2008 号来文

委员会第一一二届会议(2014 年 10 月 7 日至 31 日)通过的意见

提交人:	Olga Kozulina(由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的父亲 Alexander Kozulin
所涉缔约国:	白俄罗斯
来文日期:	2007 年 10 月 11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7 条作出的决定，于 2008 年 3 月 26 日转交缔约国(未作为文件印发)
决定的通过日期:	2014 年 10 月 21 日
事由:	虐待、任意逮捕；监禁条件；无罪推定；公正审判保障；辩护权；集会自由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人身自由和安全；监禁条件；公正审判；参加和平集会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 1 款、第 2 款和第 3 款(乙)至(戊)项、第二十一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五条第 2 款(丑)项

GE.14-67557 (EXT)
1467557

请回收

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在第一一二届会议上

通过的关于

第 1773/2008 号来文 * 的意见

提交人： Olga Kozulina(由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的父亲 Alexander Kozulin

所涉缔约国： 白俄罗斯

来文日期： 2007 年 10 月 11 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Olga Kozulina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773/2008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

意见

1. 来文提交人 Olga Kozulina 系白俄罗斯国民，出生于 1980 年。她声称其父亲 Alexander Kozulin(白俄罗斯国民，出生于 1955 年)[1] 根据《公约》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第十条第 1 款、第十四条第 1 款、第 2 款和第 3 款(乙)至

*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亚赫·本·阿舒尔、莱兹赫里·布齐德、克里斯蒂娜·沙内、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科内利斯·弗林特曼、岩泽雄司、瓦尔特·卡林、赞克·扎内莱·马约迪纳、杰拉尔德·L. 纽曼、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德鲁贾拉尔·B. 西图辛格、阿尼娅·赛贝特－福尔、尤瓦·沙尼、康斯坦丁·瓦尔泽拉什维利、玛尔戈·沃特法尔和安德烈·保罗·兹勒泰斯库。

本意见附有委员会委员科内利斯·弗林特曼的个人意见全文。

[1] 提交人在初次提交的来文中解释说，她父亲由于被监禁且健康状况不佳，无法亲自向委员会提交他的案件，而监狱管理部门又使他无法准备授权委托书。2009 年 3 月，Kozulin 先生提供了经他签署的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见下文第 7.1 段)。

(戊)项以及第二十一条所享有的权利遭到白俄罗斯侵犯。《任择议定书》于 1992 年 12 月 30 日对该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 Igor Rynkevich 代理。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Kozulin 先生是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前任校长和教育部前任副部长。他于 2005 年 3 月成为白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主席并于 2006 年成为总统候选人。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公开批评了当时的政权。

2.2 2006 年 2 月 17 日，有关方面通知国家新闻中心[2] Kozulin 先生打算在自己登记为总统候选人之际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并宣布参选；Kozulin 先生起先得到了口头同意，但该口头同意随后被撤销。一群身份不明人员[3] 关闭了大门，阻止 Kozulin 先生进入大楼讨要解释和举行新闻发布会。有一个人对 Kozulin 先生的一名支持者使用了催泪瓦斯；Kozulin 先生抓住了这名袭击者并将其交给警方。可后来，警方坚称这名袭击者(一名警官)和两名警卫在该事件中受到伤害，并且 Kozulin 先生被指控实施流氓行为。

2.3 2006 年 3 月 2 日，Kozulin 先生在明斯克市“铁路工人之家”大厅被逮捕，当时他正要以其所属政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全体白俄罗斯人民大会。他遭到几名身份不明人员的殴打；一个人抓住他的手臂，另一个人从背后扑向他。这一事件的录像显示上校 D.P.走近 Kozulin 先生，目击者也证实这名上校对 Kozulin 先生拳打脚踢。然后，四五个人粗暴地将 Kozulin 先生投入警车，警车绕城市行驶了一个小时。他被塞在座位之间，双腿与头部相抵，导致血流阻塞。到了明斯克市十月区警察局，他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被阿尔马兹精英反恐部队逮捕了。他在该警察局一直被关押到下午 5 时全体白俄罗斯人民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时间长达七个多小时，而且直到律师到来后才能联系自己的亲属。由于遭到殴打并被激怒了，他用拳头击打挂在墙上的总统画像，将相框打碎了。

2.4 2006 年 3 月 3 日的一项法医检查显示，Kozulin 先生的头部有多处血肿，面部和手部有若干瘀伤；他拒绝对自己身体的其他部位进行检查。一名律师就他所遭到的虐待向检察官办公室提出了申诉；但该申诉于 2006 年 4 月 25 日被驳回。后来在法庭上，阿尔马兹部队的成员作证说 Kozulin 先生自己一头栽倒在地上。

2.5 2006 年 3 月 25 日，Kozulin 先生在参加了一场关于“自由日”的会议后，与其他人一道徒步向着一处警察设施行进，以支持在抗议选举舞弊时被拘留的几个人，包括他的两个侄子。[4] 他们和平地走在人行道上，但是内政部队(来自内政部)的士兵却使用武力、橡胶警棍、烟雾装置和震撼弹驱散人群。后来，Kozulin 先生在自己家附近遭到五至七名蒙面军官的毒打，并被带到扎沃茨科伊区警察

[2] 未说明日期。

[3] 后来发现这些人属于特种警察部队。

[4] 提交人称，Kozulin 先生没有组织这一集会。

局。当天，内政部长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Kozulin 先生扰乱公共秩序；检察官办公室也发布了一份类似声明。

2.6 在扎沃茨科伊区警察局，Kozulin 先生诉称自己腹部和左腿疼痛，因此叫来一辆救护车。医生发现他左膝盖处有血肿，并开出下列诊断意见：“背部下方和骨盆处血肿”。晚上 10 时左右，阿尔马兹部队的几名军官押送 Kozulin 先生前往佐迪诺审前拘留中心。一路上，他戴着手铐，被迫跪着；眼睛被用他那已撕破的帽子蒙住；头被摁到膝盖上或者座位上。他的头部多次遭到击打，以阻止他站起身。手铐非常紧，他的双手被勒得肿胀起来。为了恐吓他，军官们将自动手枪的子弹上了膛。一到目的地，一名医务辅助人员就记录下来他右膝盖上有一处 2 厘米 x2 厘米的瘀伤，双手有若干印痕(由于手铐过紧所致)。

2.7 提交人还坚称，根据 Kozulin 先生进入审前拘留中心时的医疗记录，他的右膝盖上、左手中指处以及左膝盖内侧均有瘀伤；他自己诉称腰部疼痛。2006 年 4 月 4 日，他接受了国家专家的法医检查。他诉称自己在 3 月 25 日被逮捕期间周身遭到几个蒙面人的踢打。他左手中指和右膝盖处的瘀伤已被记录在案。

2.8 直到 2006 年 3 月 26 日，在拘留长达 19 个小时后(而不是法律允许的 12 个小时内)，一名调查人员才将 Kozulin 先生的下落以及逮捕他的理由告知他的家人和律师。

2.9 提交人指出，警察对她父亲使用武力的方式是残忍和非法的。2006 年 5 月 12 日，由于 Kozulin 先生 2006 年 4 月 30 日关于 3 月 25 日事件的申诉，一名检察官开展了调查并讯问了几名参与逮捕他以及将他送到警察局和审前拘留中心的警官，但拒绝刑事立案。2006 年 7 月，明斯克市莫斯科区法院维持了该决定。

2.10 2006 年 3 月 30 日，依据《刑法典》第 339 和第 342 条(关于流氓行为，以及关于组织和积极参加严重破坏公共秩序，明显藐视国家代表的合法要求，导致交通运输和企业运作中断的群体性活动)，一名检察官就 2006 年 2 月 17 日、3 月 2 日和 3 月 25 日的事件正式对 Kozulin 先生提起控诉。2006 年 5 月 19 日，他的律师请检察官办公室释放他。2006 年 5 月 24 日，这一请求被驳回。2006 年 6 月 22 日，律师向明斯克市莫斯科区法院申请取消羁押、允许提交人作为她父亲的代理人，以及传唤证人并审查补充证据。2006 年 6 月 28 日，法院驳回了这一申请。

2.11 审判期间，Kozulin 先生被关在笼子中，这使他很难与自己的代理人交流。法官和检方在审判过程中一再对他进行羞辱。[5] 由于有许多人希望听审，初

[5] 尤其是，法官驳回了 Kozulin 先生的亲属传递给他一条腰带的请求。据报告，当时检察官说，如果 Kozulin 先生系不紧裤子的话，会令观众很快乐。提交人称，审前拘留中心的商店有瓶装水，但是不卖给囚犯。经过 Kozulin 先生的父亲和律师一再申诉，被拘留者才获准买水。尽管气温很高，Kozulin 先生也不能把瓶装水带到法院，而且也没有为他提供瓶装水。有一次，在被押送到法院之前为他提供的是咸鱼和面包，他认为这令他很难受。由于在长时间的审理过程中没有瓶装水饮用，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了影响。2006 年 7 月 11 日，天气非常炎热，他感觉身体不适，但是法官拒绝休庭。直到他躺倒在长凳上并解释说自己头疼眩晕，审判才中断。此后，他获准携带瓶装水上庭。

审法院对进入审判室——设计容纳 50 人——的人数进行了限制，尽管有大约十名便衣警察以受害方家属的身份坐在审判室内。Kozulin 先生的律师请求使用更大的审判室，但被驳回。Kozulin 先生请求对审判过程进行录像，也被驳回。法院还以没有必要为由驳回了若干关于获取补充证据的请求，未对辩方的五十多项申请加以处理，并且拒绝传唤据认为对辩方很重要的若干名证人，包括八名公务人员。辩方希望传唤的 20 名证人中，只有四名接受了法庭询问。法院所依据的是初步调查过程中获取的证人证言和受害方陈述。主审法官在宣布判决前，命令审判室内的所有人员退场，只留下两名律师、一名检察官、一名书记员和几名警察。上诉法院也出现了类似的不合规之处：几位法官打断辩方的陈述；没有让 Kozulin 先生出庭，尽管初审法院并未给予其最后发言权；上诉法院拒绝接受审判录音带作为证据。提交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两个法院都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2.12 2006 年 7 月 13 日，明斯克市莫斯科区法院根据《刑法典》第 339 和第 342 条判定 Kozulin 先生有罪，并对他处以五年半监禁。他的律师提起的上诉于 2006 年 9 月 19 日被明斯克市法院驳回；而该判决获得了既判效力。向明斯克市法院院长和最高法院院长提出的监督复审请求分别于 2006 年 11 月 30 日和 2007 年 5 月 21 日被驳回。因此，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

2.13 2006 年 9 月 21 日，Kozulin 先生被转移到一个隔离所服刑。尽管他在明斯克市年届 75 岁的双亲于 2006 年 9 月 19 日从法院处获准探视他，但是迅速将他转移使其未能与双亲见面。2006 年 10 月 20 日，Kozulin 先生开始绝食，以抗议当时的白俄罗斯政权，同时引起人们对该国人权状况的关注。在绝食期间，他的律师被禁止与他见面，据称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并且法院和监狱当局还阻止外国外交人员探访他。独立医生，包括来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独立医生，均未获准对他进行探访。Kozulin 先生的亲属多次提出让独立医生对他进行检查的请求，但均被置之不理。除监狱医务部以外，他仅在一家监狱医院接受过一次检查。在他绝食结束时，给予他的照料只限于提供额外的食物，不允许他接受自己的亲属额外提供的包裹。

2.14 此外，Kozulin 先生被禁止正常的“与其他狱友的社会交往”。与他有某些联系的三名狱友被转移到了其他监狱。其余囚犯都不敢与他说话，害怕受到影响。他还受到纪律制裁，使他不能如期望的那样获释。除此以外，他在绝食期间遭到了羞辱，室外散步也被限制；2007 年 1 月，他还遭到一名警卫的毒打。

申诉

3.1 提交人称，她父亲在 2006 年 3 月 2 日遭到精英反恐部队几名军官殴打的事实以及他被送往警察局的路上的情况均构成违反第七条。他的律师关于对他动用武力的申诉被驳回。在法庭上，警察作出了虚假或矛盾的陈述。2006 年 3 月 25 日，在人群被驱散后，她父亲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遭到特种警察部队军官的殴打。提交人认为，这两件事显示，她父亲是酷刑以及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受

害者。因此，她父亲根据《公约》第二十一条享有的权利也遭到了侵犯，因为他未被准许参加并非由他组织的 2006 年 3 月 25 日的和平集会，这次集会被特种部队暴力驱散。

3.2 2006 年 3 月 25 日对 Kozulin 先生的逮捕是不合法的，他的家人直到 19 个小时后(而不是法律规定的 12 个小时内)才得知他的下落，他后来遭到的审前拘留毫无根据却获得了检察官的批准，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1 款和第 3 款。

3.3 提交人称，他在监狱中、绝食期间以及之后受到的待遇(见上文第 2.13 和第 2.14 段)构成了对《公约》第十条的违反。

3.4 提交人称，在他受审期间出现的许多不合规之处(见上文第 2.12 段)构成了对《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的违反。

3.5 Kozulin 先生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享有的权利也遭到侵犯，比如某些公务人员在他被逮捕后立即公开称他为罪犯。

3.6 提交人称，Kozulin 先生在审判过程中被关在笼子中，影响了他与律师的交流，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

3.7 她声称，法院没有允许她在审判过程中作为其父亲的代理人，因而违反了第十四条第 3 款(丁)项。

3.8 提交人称，法院拒绝传唤辩方请求传唤的一些证人，因而无法审查所有的相关证据，这违反了第十四条第 3 款(戊)项。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08 年 5 月 26 日，缔约国指出，明斯克市莫斯科区法院于 2006 年 7 月 13 日判定 Kozulin 先生因故意实施流氓行为、严重破坏公共秩序、以暴力手段和破坏财产的方式公然藐视社会以及反抗阻止其两次实施流氓行为的公务人员而有罪，并判处他五年零六个月的监禁。2006 年 9 月 19 日，明斯克市法院维持了这一判决。

4.2 法院得出结论认为，2006 年 2 月 17 日，Kozulin 先生与其他一些人企图进入明斯克国会厅(国家新闻中心所在地)。他对两名人员使用暴力并侮辱另一人。2006 年 3 月 2 日，他在明斯克市十月区内政部门打碎了镶在相框中的国家元首画像。2006 年 3 月 25 日，他组织并积极参加了若干群体活动，破坏了公共秩序，并且无视当局发出的停止要求，导致商业中心工作中断和交通中断。

4.3 Kozulin 先生关于所谓的非法定罪、剥夺自由和政治迫害的主张均既未得到初审法院支持，也未在上诉中得到支持。此外，定罪的合法性获得了明斯克市法院、最高法院以及明斯克市检察官和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监督复审程序的确认。

4.4 几个法院客观公正地审查了这一刑事案件，并依据可靠证据判定 Kozulin 先生犯下了若干宗具体罪行，但并没有考虑他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情况。他不能被视为政治犯，因为他是因构成犯罪的行为被一个依法设立的主管法院判刑的。

他享有的程序性权利并未遭到侵犯。作为被剥夺自由者，他有权获得法律援助并个别提交申诉和来文。因此，他的女儿和律师提交的这一来文不可由委员会受理。

4.5 2008 年 6 月 24 日，缔约国补充说，提交人关于 2006 年 2 月 17 日、3 月 2 日和 3 月 25 日事件的陈述以及关于对她父亲的审判的陈述不准确，歪曲了事实。明斯克市莫斯科区法院根据《刑法典》第 339 和第 341 条判定 Kozulin 先生有罪。该法院的判决书描述了所指控的行为以及得出这一结论所基于的证据，并给出了法院拒绝接受其他证据的理由。

4.6 缔约国称提交人关于新闻发布会的陈述不准确。2006 年 2 月 17 日，Kozulin 先生不顾已拒绝准予其开新闻发布会的事实，坚持要在国家新闻中心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在那里并未遭到挑衅；他和他的追随者对一名警卫动用了武力。Kozulin 先生本人辱骂、羞辱并推搡这名警卫，从而让自己的追随者进入大楼。Kozulin 先生还辱骂、羞辱另一名人员并用拳头猛击其脸部，导致该人身体受伤，这一点可以由几名证人、有关该警卫受伤情况的专家结论和一段事件视频来证实。

4.7 Kozulin 先生辩解说，2006 年 3 月 2 日他是因为自己所遭受的待遇才打碎总统画像的，这一辩解已被法院驳回。两名证人、现场检查记录和法庭上播放的一段视频表明，Kozulin 先生是在一个国家机构内，当着几名执法官员的面，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突然打碎相框玻璃的。法院证实，在事件发生前，Kozulin 先生并没有如他所说的那样在警察中心已被拘留 7 个多小时，而只是被拘留不到 20 分钟，并且根本没有对他实施任何非法行为。

4.8 法院正确地得出结论认为，Kozulin 先生在 2006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2 日的行为是有预谋的，严重破坏了公共秩序，他以暴力手段和破坏他人财产的方式表明对社会的公然藐视，反抗想要阻止其二次实施流氓行为的人员。

4.9 法院进一步证实，2006 年 3 月 25 日，Kozulin 先生明知会议/集会未获批准，却号召公民向关押着因参与另一未经批准活动而被拘留的人员的建筑前进。他亲自充当表率，无视警察的警告。若干人员在法庭上证明，而且一段事件录像也显示，一伙人在他带领下，不顾警察的警告，沿着人行道和大街行进。人群发出尖叫和口哨声，干扰了周围四邻和一家公司的工人，阻断了行人交通。在捷尔任斯基大街，这伙人在 Kozulin 先生带领下沿着行车道走，阻碍了交通，无视警察关于让出道路的要求。这一群人还抵抗那些试图清路的军队官员，伤害了 12 名军官。Kozulin 先生本人毁坏了一名警察的相机。

4.10 因此，法院根据《刑法典》第 342 条正确得出结论认为，Kozulin 先生组织并积极参加了若干公共活动，严重破坏了公共秩序，同时公然不遵守公务人员的合法要求，扰乱了公共交通和一家公司的工作。法院在确定对他的制裁时，考虑了这些罪行的公共危险性质和程度、他的动机、后果(2006 年 3 月 25 日造成 12 人受伤)、关于他的人品的资料和雇主给予的正面评估、他的科学成就以及之

前并无犯罪记录的事实。至于他在短时间内实施的涉及严重破坏公共秩序的罪行，法院正确裁决认为，只有将他与社会隔离，才能实现施以惩戒和防止再犯新罪的目的。

4.11 缔约国认为，关于酷刑和不人道/有辱人格待遇的指控毫无根据，已被该刑事案件的审判笔录内容所推翻。审判条件对所有参加者一视同仁。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在法庭上为被告人提供某项特定供给。Kozulin 先生在审判期间的着装整洁且应季。他提出的为其提供其他服装的请求遭到驳回的原因是，被告人不得在法庭上接受任何物品，包括食物；他可以通过拘留中心接受包裹，包括衣物。

4.12 在审判期间，司法机构负责为 Kozulin 先生提供食物。在法庭上，为 Kozulin 先生不限量提供新鲜的饮用水，但是他拒绝饮用。同样，他拒绝接受所提供的配给口粮或热食。

4.13 在法庭上，Kozulin 先生抱怨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可医生认定他的身体适宜接受审判。此外，他所在的审前拘留中心配备有一个医务部，可以向他提供援助，但他从未在那里寻求过任何照护。

4.14 因此，提交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2 条(尊重荣誉和尊严)、《宪法》第 25 条(人身自由、尊严)和《公约》第七条提出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4.15 Kozulin 先生在被关押在第 8 号隔离所服刑期间，从未向刑罚执行部提出过申诉。在此之前，从 2006 年 6 月 29 日至 9 月 21 日期间，他被羁押在明斯克市第 1 号还押中心。根据有关羁押的法律第 12 条，对他的申诉的回复全都让他看过并在他签署后放入其卷宗。到达拘留中心后，他并没有立即抱怨自己的身体不好，也没有专门到医务部挂号。2006 年 7 月 20 日，他向医务部诉说自己脊柱区疼痛以及视力有问题，于是他被带到明斯克市第 1 号惩教隔离所的监狱医院进行检查。在医生口头将检查结果解释给他听后，他满意地离开了医院。专家建议他避免伸拉脊椎，还建议他佩戴眼镜。回来后，他再没有向拘留中心的医务部求助过。

4.16 Kozulin 先生在拘留中心的商店可以购买基本用品，包括无限量的水。他每天得到三次热食供应。2006 年 6 月 11 日和 12 日，鉴于他要上法庭，中心为他提供了一份干粮。

4.17 2006 年 4 月 12 日，明斯克市中心区法院证实了 2006 年 3 月 25 日逮捕 Kozulin 先生的合法性，并认定其辩护权未遭侵犯。缔约国认为，关于他遭到持续羁押的申诉也没有根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77 条，一旦案件提交法院，法官也要核实对被告人的预防措施是否必须修改/取消。当 Kozulin 先生的刑事案件提交法院时，法官审查了他的律师提出的释放请求，但在 2006 年 6 月 28 日的裁决中决定延长羁押期限。

4.18 缔约国认为，关于 Kozulin 先生享有的集会自由遭到侵犯的指控所依据的是对 2006 年 3 月 25 日事件的不准确描述。法院证实，Kozulin 先生的行为构成了组织公共活动，公然藐视当局的合法警告，导致扰乱公共秩序并影响交通运输

和公司的运作，他还积极参加了这些行动，这属于《刑法典》第 342 条第 1 款规定的一种罪行。此类行动不能视为《公约》第二十一条所指的和平集会。

4.19 关于法院不允许提交人作为她父亲的代理人一事，《刑事诉讼法》第 44 条第 3 款赋予法院的是允许亲属作为代理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Kozulin 先生在法庭上由两名辩护律师代理；他的女儿并非律师。因此，他的辩护权并未遭到侵犯，不允许他女儿作为他的代理人之举是合法的。缔约国进一步驳斥了关于 Kozulin 先生准备辩护和与其律师交流的权利遭到限制的指控，认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初步调查结束时，他和他的律师都看了该刑事案件卷宗内的材料，可以一起或个别地准备。他们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享有同样的机会，并且他们不受限制地利用了该卷宗。

4.20 由于 Kozulin 先生一直被审前拘留，在审判和休庭期间，他被安置在专门为被告人指定的地方。

4.21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关于违背法庭上的权利平等和侵犯 Kozulin 先生传唤证人的权利的指控也毫无根据。按照法律赋予的义务，法院审查了双方提出的所有请求并作出了合理回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双方都享有平等的留存证据的权利。法院采取了各种措施传唤受害方和证人到庭。《刑事诉讼法》允许在某一受害方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审判。如果无法让某一受害方出庭，法院可以请求宣读该受害方之前的书面证词(《刑事诉讼法》第 333 条)。由双方提议传唤的出庭证人已接受询问。法院驳回了就与本刑事案件无关的情况传唤证人的请求。

4.22 缔约国驳斥了有关审判的公开性的指控，以及有关由有管辖权的独立公正法庭审判的保证的指控，并指出，审判是在明斯克市莫斯科区法院进行的，用的是该法院最大的审判室，其中设有大量座位；审判是公开进行的。所有外交人员、记者和 Kozulin 先生的亲属都进入了审判室。在座位有富余的情况下，其他人也可以进入审判室。每个人都可以做笔记或进行录音。考虑到审判室里人很多，为了确保各方的工作正常进行，主审法官不允许拍照或摄像。《刑事诉讼法》第 287 条第 6 款规定，仅在法官同意且各方接受的情况下允许拍照、拍摄或进行视频录像。所有请求都经过了法院的适当审查；请求的数量庞大并不代表它们都有根有据。所驳回的请求涉及证实该审判范围以外的情况，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01 条第 1 款，审判仅针对被告人并且仅限于其所面临的指控。Kozulin 先生和其他参加者提出的所有合理请求都得到了满足。

4.23 法院向审判的各方和出庭的个人说明了需要遵守各项规则，并警告他们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307 条(有关扰乱法庭会议秩序的措施)应承担的责任。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人违反法庭规则，无视主审法官的合法要求。因此，他们被命令离开审判室。

4.24 Kozulin 先生受到的警告中有十余次是口头警告，还有四次在审判笔录上留下了正式记录，警告他如果不尊重法庭禁制令或规则，尤其是在未被允许发言时发言，或者对法官或检方出言不逊，他可能会被要求中途离开审判室。他并不

理会这些警告，于是不得不两次离开。他在评议结束之时被勒令离开审判室，因而没有机会在宣判之前作最后发言。在要宣读判决时，他拒绝起立并且开始大声喧哗，扰乱法庭，此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 365 条。因此，Kozulin 先生再次被驱离审判室，所以宣读判决时他不在庭上。鉴于留在审判室内的那些人也在高声喧哗，他们也被法院驱离了。因此，判决是当着 Kozulin 先生的辩护律师、检察官和一名外国外交人员的面宣读的。《刑事诉讼法》第 307 条第 1 和第 2 款允许将被告人驱离法庭并在他/她缺席的情况下宣读判决。然而，在宣读判决之后，必须立即向被告人提供一份判决副本，由其签收；本案就是这样做的。

4.25 缔约国认为，有关在对本案进行撤销原判审查时出现违背法律行为的指控也没有根据。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在审查被告人关于撤销原判的上诉时被告人必须在场。由于初审法院不考虑录音产物，所以在初审法院的各个阶段没有进行正式录音，因此不能向上诉法院提供此类录音。作了审判笔录，其中详细描述了审判的进行情况，上诉法院对在规定期限内对该笔录所作评注进行了审议。

4.26 关于 Kozulin 先生在法庭上受到不人道待遇的指控毫无根据。他是在规定的期限内被移送服刑的。现行立法并没有规定法院须批准外国外交人员探视被告人。

4.27 有关人员必须在判决后 10 天内被转移到监狱机构；此项规定在本案中得到了遵守。Kozulin 先生在这之前不能与亲属见面这一点并不违反法律。

4.28 在第 3 号惩教隔离所(维捷布斯克州)，Kozulin 先生 24 次获准与自己的律师会面。他在绝食期间被禁止与其律师会面，是因为监狱管理机构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

4.29 Kozulin 先生于 2006 年 10 月 31 日、2006 年 12 月 20 日和 2007 年 4 月 20 日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白俄罗斯办事处负责人会面。他还于 2007 年 4 月 20 日与一名外国大使会面，并于 2008 年 1 月 30 日应一名外国医生的请求与其会面。

4.30 缔约国指出，绝食从 2006 年 10 月 20 日开始，至 12 月 11 日结束。在 10 月 31 日，Kozulin 先生书面确认自己不希望一直待在监狱隔离所的医务部。该医务部的医生每天监测他的健康状况，并定期对他进行实验室检测。他们不断向他解释绝食可能给他造成的后果，但他拒绝接受任何种类的医疗帮助或住院治疗，并申明自己会决定是否停止绝食。2006 年 11 月 27 日，一支由监狱医疗机构负责人、第 3 号惩教隔离所医务部负责人以及第 1 号惩教隔离所的两名医生组成的医学专家团队对他进行了检查。2006 年 12 月 29 日，他被带到维捷布斯克州医院进行检查化验。检查显示，尽管绝食的后果很明显，但是他的肾脏未受影响。

4.31 Kozulin 先生四次书面拒绝在明斯克市第 1 号惩教隔离所的监狱医院接受全面的医疗检查。在绝食结束后，他定期接受全面检查。根据他体重的稳定情况以及血液检查的结果，医生于 2008 年 3 月 31 日决定停止为他提供专门饮食。医生认为他的健康状况令人满意。他自入狱以来接到了七个包裹。

4.32 Kozulin 先生并没有被单独关押，而是与另外 77 名囚犯关押在一起；监狱院内配备了电视机、DVD 播放机和收音机。实际上，该监狱里的所有被拘留者不是被保释，就是由于减刑而被提前释放了。

4.33 Kozulin 先生 12 次违反拘留条例，4 次受到惩戒，8 次受到警告。施加的这些制裁与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相适应。2008 年 1 月 24 日，他被指控恶意违反刑罚执行规则；他拒绝签署守法保证书，在这种情况下，2008 年 1 月 30 日，监狱管理部门拒绝减轻对他的制裁。

4.34 至于所指控的执法人员和其他公务人员在总统选举及其筹备过程中对 Kozulin 先生的非法行为，缔约国解释说，2006 年，Kozulin 先生及其代理人申诉了三次。2006 年 3 月 2 日，他的一位代理人向明斯克市莫斯科区检察官办公室申诉说，有人阻挠 Kozulin 先生登记参加第三届全体白俄罗斯人民大会并对他动用武力。所进行的核实表明，2006 年 3 月 2 日上午 9 时，Kozulin 先生在人民大会参会人员登记期间前往“铁路工人之家”，要求以代表身份进行登记。他的登记请求遭到拒绝，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他的请求没有根据。Kozulin 先生在答话时有意推搡在场人员，试图激起与登记委员会的争吵。为了避免争吵，负责安保的内政部阿尔马兹精英反恐部队军官决定将 Kozulin 先生及其随行人员驱离大楼。由于后者拒绝服从军官们的要求并且主动反抗，军官们才动用了武力。Kozulin 先生被带至明斯克市十月区内政部门，在那里，在流氓习气的驱使下，他故意打碎了白俄罗斯总统画像。对 Kozulin 先生进行了一项有关流氓行为的初步调查。有鉴于此，明斯克市莫斯科区检察官办公室驳回了 Kozulin 先生的代理人于 2006 年 3 月 2 日提出的有关阿尔马兹部队的申诉，因为军官们的行为中缺乏犯罪事实。

4.35 2006 年 5 月 11 日，律师向明斯克市列宁区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申诉，声称警察和明斯克国会厅的警卫在 Kozulin 先生及其追随者试图举行新闻发布会之时对他们非法使用武力和特殊手段(防卫喷雾)。经核实确认，2006 年 2 月 16 日，国家新闻中心收到支持 Kozulin 先生竞选总统的倡议委员会发来的一封信，请求于 2006 年 2 月 17 日在明斯克国会厅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经过审议之后，该中心拒绝了这一请求，并将这一结果正式通知了相关人员。然而，在 2006 年 2 月 17 日下午 4 时 30 分，Kozulin 先生在一伙人的簇拥下强行闯入国会厅。他们无视警卫和一名警察发出的警告，拒绝离开。Kozulin 先生本人对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警察进行威胁，并用暴力羞辱他们。有人向明斯克市警方报了警；警方对 Kozulin 先生一干人等进行了干预并依法动用武力，包括对其中一人使用防护喷雾。2006 年 4 月 25 日，明斯克市列宁区检察官办公室在缺乏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拒绝对涉事警卫和警察进行刑事立案。

4.36 2006 年 4 月 13 日，Kozulin 先生就警察和阿尔马兹部队对其动用武力一事，向扎沃茨科伊区检察官办公室提出申诉。经核实显示，2006 年 3 月 25 日，他组织了一场未经授权的会议并且煽动与会者徒步前往政府机构示威。Kozulin 先生无视公务人员的警告，率领人群走向该机构。这场未经授权的游行的参加者

破坏了公共秩序和交通运输，阻碍了行人来往和商业运作，还不服从意图阻止他们的执法官员的命令。Kozulin 先生肆意毁坏了一名警察用于录影的摄像机。大约在下午 4 时 30 分，Kozulin 先生被阿尔马兹部队的军官和警察逮捕。他拒绝服从他们的指令并试图冲撞军官，结果不得不依法对其采取武力措施。逮捕后，他被带到明斯克市扎沃茨科伊区内政部部门，以便就当天根据《刑法典》第 342 条(组织活动，严重破坏公共秩序)立案的刑事案件开展进一步调查。

4.37 经过核实，扎沃茨科伊区检察官办公室驳回了 Kozulin 先生于 2006 年 4 月 13 日提出的申诉。他和他的代理人均未就警方行动向该检察官办公室提出其他申诉。

提交人对缔约国的意见作出的评论

5.1 2008 年 8 月 8 日，提交人首先指出，缔约国在 2008 年 5 月 26 日只是申明对 Kozulin 先生定罪的合法性在撤销原判和监督复审上诉中得到了证实。

5.2 关于缔约国 2008 年 6 月 24 日的意见，她解释说，该意见主要提及了判决内容和国内法规定而没有引证文件或新论据，并且歪曲了事实。她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她认为，缔约国提及了未经法院证实的事实，例如她的父亲非法侵入新闻中心、毁坏总统画像或是号召公民参加示威并在抗议期间阻断交通。

5.3 提交人申明，缔约国并没有证明逮捕和羁押 Kozulin 先生的合法性，也无法反驳她关于国内法的限制性规定歧视公民并阻止他们享有和平集会权的指控。地方当局在政府军队的支持下不断违反《公约》第二十一条。

5.4 提交人不同意缔约国关于没有更大审判室可用的说法，并称这种论据常常被用在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案件中。此外，法院不允许拍照或录像的理由是审判室里过于拥挤。提交人认为，这种论据不符合司法机关的透明和问责原则。

5.5 在审判过程中，她的父亲在对公务人员的陈述表示反对后，数次被带离审判室。在审判的最后阶段，法院不顾他的社会和专业地位，命令他离开审判室。

5.6 她补充说，她的父亲在监狱内从来没有接受过合格的医疗护理。缔约国没有解释监狱管理部门为什么不接受他所有关于进行独立医疗检查的请求，比如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医疗检查的请求。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2008 年 10 月 14 日，缔约国解释说，本来文在程序方面的不合规之处(即，它是由提交人而不是 Kozulin 先生提交)尚未修正，而提交人又进一步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缔约国补充说，基于提交人一方态度不严肃且缺乏尊重，它无法承认其所提交的来文或补充资料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6.2 缔约国解释说，出于人道主义，根据总统令，Kozulin 先生于 2008 年 8 月 16 日被释放出狱，它坚称提交人是有意不提这一事实，企图阻挠委员会了解全部情况和客观审议本案。因此，提交人通过提交与本案实质无关的、针对

Kozulin 先生入狱一事的主观的、具有政治动机的评估，继续向委员会施加压力。缔约国称提交人的行为属于滥用提交来文的权利，并请委员会宣布本案不可受理。

据称受害人的进一步意见

7.1 2009 年 3 月 24 日，Kozulin 先生对缔约国 2008 年 10 月 14 日的意见作出了评论。

7.2 他指出，缔约国并没有对 2006 年 3 月 2 日他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便衣警察逮捕一事提出异议。缔约国也没有对 2006 年 3 月 25 日他被拘留超过 20 个小时且无法联系自己的律师或家人一事予以否定；2006 年 3 月 25 日关于将他羁押的决定的合法性直到 2006 年 4 月 12 日才获得确认，即法院在他实际被捕 18 天后才批准对他的拘留。

7.3 他指出，缔约国未能证明 2006 年 3 月 25 日的集会不是和平的或者破坏了公共秩序，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当天内政部长指称他为罪犯的声明会在一家公共电视台播放。

7.4 他认为，缔约国并没有提出足够的论据反驳他在法庭审理的那五天炎热夏日里未曾获得清水这一事实。而且，法院驳回了他传唤其他证人的动议。

7.5 他最后指出，缔约国没有证明它充分承诺为他提供足够的医疗护理。在被拘留期间，他由于频繁被拷上手铐而出现了充血、疼痛和其他发炎症状。此外，在绝食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但却不能与自己的律师沟通。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决定该来文是否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查明，同一事项未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8.3 委员会首先注意到，缔约国反对受理本来文并予以审查，原因是来文并非由据称受害人提交。它注意到提交人在提交本案时所作的解释，即监狱管理部门阻碍 Kozulin 先生准备授权委托书。它还注意到，后来，Kozulin 先生提交了经正式签署的对缔约国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的评论，由此证实他希望继续审议本案。在此情况下，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上述理由不能阻止对本来文进行审查。

8.4 至于根据《公约》第十条提出的申诉，即 Kozulin 先生由于被迅速转移到监狱隔离所而未能与双亲见面，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已说明，有关转移是在法律

规定的相关期限内进行的。委员会认为，来文的这一部分就可否受理而言证据不足，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宣布其不可受理。

8.5 关于提交人提出的禁止她作为自己父亲的代理人的行为违反了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这一申诉，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已解释，她父亲有两名专业律师代理，而且是否允许亲属作为被告的代理人需由法院决定。在此情况下，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认为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因为证据不足。

8.6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戊)项提出申诉称，法院未传唤若干名证人，而且没有就此作出详细解释。它还注意到，缔约国已解释说，各方的所有请求都经过了法院审查并得到了有根有据的回复。在此情况下，委员会认定来文的这一部分证据不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8.7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的其余申诉，即根据《公约》第七条、第九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第十条、第十四条第 1 款、第 2 款和第 3 款(乙)项和第二十一条提出的问题，就可否受理而言证据充足，宣布它们可以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

审议案情

9.1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规定，联系各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9.2 提交人称，她父亲于 2006 年 3 月 2 日和 26 日遭到警察和特种部队军官的殴打和虐待，一次是在他试图参加全体白俄罗斯人民大会会议之时，另一次是在他试图参加集会以支持被逮捕的抗议者之时。她解释说，2006 年 3 月 3 日，她父亲接受了一名医学专家的检查，结果显示他全身有多处血肿。她还称，就此事代表她父亲提出的所有申诉均被驳回，而且在法庭上，公务人员凡是被问到时，均坚称这些伤是他自己造成的。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驳斥说提交人的指控毫无根据，并回应称，是因为 Kozulin 先生拒绝服从命令，警察和特种部队才对其依法动用武力。[6] 缔约国还指出，这些指控都已由该国主管部门核实，但未获证实。

9.3 委员会回顾指出，缔约国有责任确保其所拘留的任何人的安全，当个人声称在拘留期间受到伤害时，缔约国有义务举证以反驳这些指控。[7] 此外，关于违反第七条的虐待申诉一经提交，缔约国就必须进行及时、公正的调查。[8] 委员会认为，鉴于缔约国提交的意见和缔约国法院作出的裁决，以及提交人提交的有限资料和文件，包括关于缔约国开展调查的有限资料，委员会无法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当局于 2006 年 3 月 2 日或 3 月 25 日对 Kozulin 先生施以了有违《公约》第七条的待遇。

[6] 见上文第 4.35-4.40 段。

[7] 第 1412/2005 号来文，*Butovenko* 诉乌克兰案，2011 年 7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第 7.5 段。

[8] 见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第 14 段，以及第 1589/2007 号来文，*Gapirjanov* 诉乌兹别克斯坦案，2010 年 3 月 18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 段，等等。

9.4 基于类似的原因，委员会无法得出结论认为 Kozulin 先生被逮捕的情形构成对其依据《公约》第二十一条享有的和平集会权的侵犯。

9.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就 Kozulin 先生在被定罪后的羁押条件提出了指控。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尽管否认其中部分指控，但承认其监狱部门曾阻止 Kozulin 先生联系自己的律师，并且在他为期 53 天的绝食中，也是在他极端需要的情况下，拒绝给予他请求提供的独立医学鉴定。缔约国坚称，剥夺他的这些权利是出于对他健康状况的合理考虑，但是缔约国并没有提供任何解释或证据来支持这一论点。根据本案的特定情形，委员会认为，监狱部门没有向 Kozulin 先生提供人道待遇，并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条。

9.6 提交人还称，2006 年 3 月 25 日对 Kozulin 先生的逮捕是不合法的，他的家人直到 19 个小时后(而不是法律规定的 12 个小时内)才得知他的下落，他后来遭到的审前拘留毫无根据却获得了检察官的批准，而法官直到 18 天后才批准将他羁押，这些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 1 款和第 3 款。它注意到，缔约国解释说，明斯克市中心区法院于 2006 年 4 月 12 日确认了 2006 年 3 月 25 日逮捕 Kozulin 先生的合法性，并辩称这些申诉毫无根据。

9.7 委员会回顾指出，审前拘留必须以就个案作出的这种拘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合理且必要的决定为依据，其目的在于防止逃逸、干扰证据或再度犯罪，而且法院必须研究，是否有审前拘留的替代措施可导致在该特定案件中没有必要拘留。[9]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解释鉴于这一特定案件的种种事实，为什么必须在审判前和审判期间对 Kozulin 先生进行羁押。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2006 年 3 月 25 日根据检察官的决定实施的审前羁押直到 2006 年 4 月 12 日才获得法院批准。委员会回顾了其既定判例法，指出第九条第 3 款使被控犯有刑事罪行的被拘留者在拘留这种司法控制范围内，有权被迅速带见审判官。[10] 司法权由一个相对于所处理问题而言是独立、客观和公正的部门行使，这是正当行使司法权固有的要求。委员会对下述情况不满，即：公共检察官可以被定性为在体制上具备必要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从而能够被视为第九条第 3 款所指的“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所提交的事实显示存在违反《公约》第九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的行为。

[9] 见第 1369/2010 号来文，*Kulov* 诉吉尔吉斯斯坦案，2010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8.3 段；第 1940/2010 号来文，*Cedeño* 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案，2012 年 10 月 29 日通过的意见，第 7.10 段；第 1178/2003 号来文，*Smantser* 诉白俄罗斯案，2008 年 10 月 23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3 段。

[10] 例如见第 521/1992 号来文，*Kulomin* 诉匈牙利案，1996 年 3 月 22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3 段；第 1218/2003 号来文，*Platonov* 诉俄罗斯联邦案，2005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第 7.2 段；第 1348/2005 号来文，*Ashurov* 诉塔吉克斯坦案，2007 年 3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第 6.5 段；第 1769/2008 号来文，*Ismailov* 诉乌兹别克斯坦案，2011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以及第 1787/2008 号来文，*Kovsh* 诉白俄罗斯案，2013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

9.8 提交人称，她父亲在审判过程中被关押在一个笼子内，因此无法与法庭内自己的律师适当交流，并且他所享有的无罪推定权利遭到了侵犯，其原因还在于：他被捕后，内政部长立即在一家公共电视台将他称为罪犯，总检察长办公室也在同一天发布了一份类似声明。缔约国并没有详细解释这些问题，而只是坚称在整个诉讼程序中没有侵犯 Kozulin 先生的辩护权。委员会回顾指出，无罪推定是保护人权的基本要素，要求检方提供指控的证据，保证在排除所有合理怀疑、证实有罪之前应推定无罪，确保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并要求必须根据这一原则对待被控犯有刑事罪行者。所有公共当局均有义务不对审判结果作出预断，例如不发表公开声明指称被告有罪。[11] 审判期间，通常不应给被告戴手铐或将其关在笼子中，也不应让被告以表示他们是危险罪犯的方式出庭。[12] 媒体应避免作出会损及无罪推定原则的报道。[13] 在上述情况下，以及由于没有提交任何其他相关资料，委员会适当重视了提交人的指控。由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所提交的事实显示 Kozulin 先生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 2 款享有的公正审判权遭到了侵犯。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后，委员会决定不对提交人依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 3 款(乙)项援引的其余理由进行单独审查。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的规定行事，认为缔约国侵犯了 Kozulin 先生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 1 款和第 3 款、第十条以及第十四条第 1 款和第 2 款所享有的权利。

11.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甲)项，缔约国有义务向 Kozulin 先生提供一项有效补救，包括就已认定的侵权行为给予适足的赔偿，以及补偿发生的一切诉讼费用。而且，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

12.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其境内和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如违约行为经确定成立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并以白俄罗斯文和俄文在缔约国境内广为散发。

[11] 见委员会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2007)号一般性意见，第 30 段。

[12] 同上，第 30 段；第 1405/2005 号来文，*Pustovoit* 诉乌克兰案，2014 年 3 月 20 日通过的意见，第 9.2 和 9.3 段；第 2120/2011 号来文，*Kovaleva* 和 *Kozyar* 诉白俄罗斯案，2012 年 10 月 2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4 段。

[13] 见委员会关于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2007)号一般性意见。

附录

[原文：英文]

委员会委员科内利斯·弗林特曼的个别意见

1. 我完全同意委员会在本案中的推理和意见，但有一个要点除外，即委员会断定它无法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当局对 Kozulin 先生施以了有违《公约》第七条的待遇。这一结论是以缔约国提交的意见和缔约国法院作出的裁决，以及提交人提交的有限资料和文件包括关于缔约国开展调查的有限资料为基础得出的(见第 9.3 段)。

2. 对于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各方对于缔约国警察和特种部队对 Kozulin 先生动用武力一事并无争议。提交人已经准确描述了这种“武力”的性质。委员会似乎认为提交人本应向委员会提供有关缔约国就此事开展的各项调查的充分资料。这是不合情理的。委员会曾屡次认定缔约国有责任举证反驳关于某个人在拘留期间遭受虐待的指控。此外，关于有违第七条的虐待行为的申诉一经提交，缔约国就必须进行及时、公正的调查。

3. 委员会在第 9.2 段中注意到，缔约国仅仅是将提交人的指控驳斥为毫无根据，并且仅仅辩称其之所以对 Kozulin 先生动用武力是因为他拒绝服从缔约国当局的命令。在这同一段中，委员会提到，缔约国指出关于 Kozulin 先生遭受虐待的指控都已由该国主管部门核实，但未获证实。

4. 我认为，根据所提交的资料和文件，不足以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当局已经对据称受害人在初步调查期间和在法庭上提出的关于遭受虐待的申诉进行了适当和充分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以及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相关资料，我的结论是，委员会所掌握的事实构成对 Kozulin 先生根据《公约》第七条所享有权利的侵犯。委员会应当一丝不苟地支持《公约》第七条规定的缔约国的义务。